

DA YU DE CHUAN REN

大禹的传人

金希光 著



水利电力出版社

长篇报告文学

大禹的传人

金希光 著

水利电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5 号

内 容 提 要

大禹治水的佳话,流传千古。

当代水利专家史杰,在 40 年的治水生涯中,踏遍湖南的山山水水,一颗丹心,一身征尘,造福万民,业绩皇皇,被人们誉为“史龙王”,堪称大禹的传人。

《大禹的传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生动传神的描绘,真实地再现了史杰治水 40 年的光辉业绩的高尚品德。全书共分八章,结构严谨,材料翔实,感情真挚,语言流畅,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使人振奋,令人景仰。它的出版,对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水利战线上的广大职工,颇有教育意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为本书题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之题写书名;湖南省省长陈邦柱为之作序。

大 禹 的 传 人

金希光 著

*

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三里河路 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湖南日报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125 印张 178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1 月湖南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7-120-01801-9 / Z · 29

定价:6.20 元

序 言

陈邦柱

史杰是湖南水利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他40年如一日，奔波于绿水青山之间，除水害，兴水利，办水电，护水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殚精竭能，无私奉献，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他治水的40年，是为国振兴、为民造福的40年，一身正气，一身征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实的人民公仆的形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风范。

他逝世后，怀念他的人很多，他活在很多人的心中。

我同他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埋头务实、大胆创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金希光同志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大禹的传人》，真切地再现了史杰治水40年的战斗历程和辉

煌业绩，是一部倾注心血的力作。

通观全书，我感到有以下三点颇为突出：

一是忠于事实，材料翔实。作者不是面壁虚构，凭主观想象塑造人物，将主人公理想化；而是在收集大量材料和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按客观事实描写人物，还主人公以本来面貌。由于作者在搜集、挖掘、研究素材上花了气力，在筛选、剪裁、提炼素材上下了功夫，不仅充分地反映出了主人公40年的治水业绩，而且真实地展现出了主人公高尚的精神境界，使之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到可亲可信。

二是发自肺腑，感情真挚。作者尊重事实，忠于事实，但不是纯客观地干巴巴地罗列事实，堆砌事实，而是进入“角色”，让心灵从这些事实中受到感应和感奋，然后满怀激情来叙述这些事实，把叙事和抒情交融在一起。这样夹叙夹议，亦歌亦颂，笔端流淌着作者的真情实感，使这部作品成为一曲激情洋溢的赞歌，扣人心弦，催人奋起。

三是紧贴时代，色彩鲜明。作者是位长期从事

新闻工作的老报人，对社会和时代体察入微，把握准确，因而他不是孤立地去写人叙事，而是把主人公放到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上去表现。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个历史跨度中发生的社会变迁，涌现的时代风云，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地在作品里留下了痕迹，在人物身上留下了烙印。这样，使主人公不光具有独特的个性，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更能以其内涵深广的典型意义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今日的中国，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党和国家已将长期属于农业的水利提高到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更加需要史杰这样的既坚持革命信仰、恪守革命原则又敢为天下先、迎着风险上的开拓者和创业人，因而特别需要宣传史杰这样的典型，树立史杰这样的榜样。

《大禹的传人》的创作和出版，符合时宜，适应需要，显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希望各行各业特别是水利战线的同志都来阅读这部佳作。我深信这部佳作定会赢得很多的读者。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

目 录

序 言

序 曲.....	(1)
第一章 水之梦.....	(3)
第二章 坝之歌.....	(19)
第三章 拍板曲.....	(51)
第四章 赤胆篇.....	(91)
第五章 红专道.....	(106)
第六章 清风吟.....	(136)
第七章 血缘情.....	(152)
第八章 终生恋.....	(174)
余 韵.....	(205)
后 记.....	(209)

序 曲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炎黄子孙中的佼佼者，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大禹治水，震古烁今，更是万世传颂，千古流芳。

1935年，鲁迅先生以如椽巨笔，创作了《故事新编·理水》，再现了在“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洪灾面前挺身而出的大禹的光辉形象。

度过悠悠岁月，历尽漫漫长夜，在沐浴着朝晖的芙蓉国里，崭然出现一位大禹的传人——史杰。

在时代提供的新的舞台上，他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超人的胆识和出众的才华，把大禹的伟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把大禹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治水40年，处处留业绩。在21万平方公里的三湘大地上，巍峨耸立在青山峡谷间和绿水激流上的一座座水利水电工程，有哪一座没有凝结他的心血？有哪一座没有嵌印他的足迹？他将生命的光和热，融入了那沉沉的大坝，那粼粼的碧波。

千千万万人从他的无私奉献中受到实际的裨益；他从千千万万人的公正评估中获得“史龙王”的美称。

他虽然于1991年4月7日病故了，永远离去了，他的音容，他的神韵，他的功德，却长留在绿水青山之间，长留在许许多多人的记忆之中。

啊，虽死犹生，其死当歌！

第一章 水 之 梦

人的一生，难以预测，不可能事先作出如意的安排。一个偶然的机遇，往往会成为关键性的转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上级党组织的一纸任命书，说不定就是一个转折点。

(一)

早在九百多年前，范仲淹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绘形绘色，绘影绘声，把洞庭湖的景物写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使八百里洞庭名扬四海，饮誉五洲，多少人为之心驰神往。

史杰自然也久已仰慕洞庭之名。1950年春天，他终于来到了洞庭之滨。但是，他作梦都没有想到，此行竟不是来游览洞庭，而是揣着担任湘阴县县长的任命通知，戴着一顶“父母官”的乌纱帽。他作梦也没有想到，呈现在他眼前的八百里洞庭，竟是那么丑陋，那么凶恶，那么残暴！

湘阴，位于南洞庭湖区域，湘江、资水、汨罗江三水灌自东南，淞滋、太平、藕池三口及沅水、澧水两江注自西北，长期处在众水夹击中，水灾频仍，堤垸不溃则溃。解放时已连续两年遭大水，两度沦为泽国。1948年春夏之交，先是大风暴雨肆虐，继而大雨兼旬，湘、资、沅、澧四水同涨，全县溃垸40多个，淹田44万

多亩，最大的和丰垸在夜里溃决，淹死百余人。1949年自春至夏，淫雨连绵，湖南大水，长江大水，洪峰超过1948年，全县溃垸77个，淹田56万多亩，337人葬身水底，32万多灾民嗷嗷待哺。

史杰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这片灾痕累累的土地上，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段段残缺的堤，一栋栋倒塌的屋，一丘丘冲坏的田，一群群逃荒的人，一张张菜色的脸。卖儿鬻女、饿死病毙等不祥的音信，时有所闻。仅据新民垸一个垸子的粗略统计，就有1万多人逃荒他乡，有600多人死在逃荒路上。好多人家逃荒时把小孩子一担担地挑出去，逃荒过后哭哭啼啼地挑着一担担空箩筐打回转。农民周资生一家7口出门，回来时只剩孤身1人。这幅灾后惨状，强烈地震撼、刺痛了他的心灵。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洪水为害之烈，体验到了灾民度命之难。简单的一纸任命通知，落到他肩上的却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县长”这顶令人钦羡的纱帽，此时此地恐怕也会使人望而生畏。他来不及过细思量，就匆匆进入“角色”，深入到哀鸿遍野的灾区，履行县长的职责。

当年那支逃荒队伍中的一分子、原湘阴县政协主席张子先，老家在灾情严重的余家垸。他年近古稀，还能清晰地回忆起40年前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垸子倒了后，为求生存，好多人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出外逃荒。湖南和平解放，他们正在长沙街头讨饭。不久，进城的解放军用船送他们返回家乡。大水洗劫过的家园，荒凉破败，叫人目不忍睹，直打寒噤。不少人家一无所有，靠吃野菜度日。平常年的春荒尚且要命，大灾年的春荒更是难熬。当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日子越过越艰难的时候，史县长来了！他一面发动大家想办法，开展生产自救；一面调运救济粮，以解燃眉之急。对发放救济粮，他抓得特别过细，再三交代当时担任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的张子先，这些救济粮一粒都不能走散，要一斤斤称到户，保证不饿死一个人。随后，又拿着发救济粮的花名册挨户检查，问领到这么多粮食没有。还不放心，要张子先带他到一些困

难大的户去揭锅盖，看吃的是什麼。他前前后后在这个全县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住了20多天，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和灾民一道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有次，省里一位副省长来余家垵检查救灾工作。张子先想起史县长在他们这里劳了很多神，费了很多力，吃了很多苦，没得一点好招待，现在省里又这么关心他们，来了这么大的领导，应该表表灾民的心意，便叫人去砍了一块肉，买了两斤南粉，添两个像样一点的菜。史杰发觉后，马上把张子先喊到房里，严肃地进行批评。这次批评，不是简单粗暴的训斥，而是采取一种问答式的对话形式：

“谁叫你们搞的？花了多少钱？”

“买几斤肉和南粉，只有咯多钱。”

“这钱从哪来的？怎么开销？”

“减租退押还有点钱没分完。”

“减租退押的钱？不行！这些钱一分一厘都要分给贫苦农民，怎么能拿来吃喝，今后算起帐来，哪个负责？”

“剩下点尾子，留作办公费用的。只要不落个人腰包，算帐也讲得清，不碍事。”

“留作办公费用也不能拿来吃喝。再说，如今灾年荒月，好多人连饭都吃不饱，这样搞招待，不怕群众有意见？”

“人心是杆秤，分得清好丑，大伙口口声声念叨你费了力受了累，口口声声感激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就是办一桌海参席慰劳你们，他们也不会有意见。”

“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费点力受点累算不了什麼，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体恤群众，和群众同艰共苦，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这算么子特殊化，家里来了客，也要搞几个菜。省里的领导来了，不加点菜，对不住人吵。”

“不要找歪把子理由了，赶快去退掉！”

“南粉泡发了，肉切碎了，进了锅子，怎么好退得？就这一回吧。”

“不好退，那就由我们来的几个人出钱买，大家吃，算是改善一次生活，绝对不能从减租退押那笔款子中开销！”

饭后，硬是另外给了买肉和南粉的钱，毫无转圜的余地。

这件事，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是小事一桩，甚至难免小题大作之嫌，在当年刚刚踏上革命道路的热血青年张子先心上，却留下了极其新鲜而又深刻的印象。他终生忘不了这件事情，也终生忘不了史县长在余家垸艰苦深入、辛勤操劳的20多个日日夜夜。

作为一县之长，史杰关心的自然不仅仅是余家垸。一颗忧民之心，一股阶级之情，驱使他不不停地奔波于各个灾区之间，一方面带领基层干部走村串户，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发动群众千方百计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荒；一方面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测，察看水情，选择堤线，组织群众修复千疮百孔的垸子，重建家园。

凭藉一艘船和两条腿，他走遍了全县大大小小的垸子，摸清了全县历史性的灾情和水情。无情的事实把一个冷酷的结论摆在他面前：要把饱受灾害折磨的湘阴县从洪涝之中拯救出来，必须整治狂暴肆虐的洞庭湖；洞庭湖不治理，湘阴县的堤防哪怕修得再厚再高，也难保平安。

显然，这不是他这个七品芝麻官所能解决的问题。

“国民党的县官年年往下刮（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的死活他有探；共产党的县长天天往下跑，老百姓的饥寒挂心间。”

这首在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他听了不是感到欣慰，而是感到焦躁。

他虽然有心牵挂群众的饥寒，但是无力解除群众的饥寒。牵挂愈是殷切，焦虑越发深沉。

洞庭湖呵，洞庭湖，未见面时你令人向往，见了面后你却使人烦恼！

这是史杰平生第一次同洪水打交道，第一次结识名满天下的八百里洞庭湖。

孩提时代，他倒做过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关于水的梦。

他出生在黄土高原中部的陕西韩城，原来的姓名叫孙宝玉。高攀起来，还是史圣司马迁的同乡哩。这黄土高原，虽说出过司马迁这样的人杰，可地并不怎么灵。光秃秃的皴皴峁峁，赤裸裸的沟沟壑壑，铺天盖地的黄土黄沙，一片枯槁荒旷，春天也难见到绿色。水，珍贵得很。碰到下雨，就接雨水喝；碰到落雪，就化雪水喝；平时，要翻梁爬峁到很远的沟里去挑水，或用毛驴去拉水。他诞生在黄土炕上，从呱呱坠地的第一秒起，呼吸的是带着黄尘的空气。小小年纪，刚懂点事，就体验到了缺水之苦。盼望着天上多下些雨水，盼望着沟里都灌满水，盼望着一出门就能挑到水，盼望着吃吃喝喝洗洗抹抹有用不完的水……异想天开的盼，酿成了美妙荒诞的梦。梦乡中的水，好多好多，好清好清，简直是童话般的水的世界。淘米洗菜的水，不用再留下洗脸洗脚，洗了脸和脚，不用再留下浆洗衣衫，他喜得直跳。这一跳，醒了，水也不见了。真不该跳的，他好后悔哟！

17岁那年，他入了党，参加了革命，在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化名史杰。这时他的心思全部集中在对敌斗争上，想的盼的是如何争取斗争的胜利，让革命的星火燃成燎原的烈火。水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被火取代了，关于水的梦随之被关于火的梦取代了。

5年之后，他有幸来到延安，进了中央党校。宝塔山下的延河水，又把他带回童年的梦境。不同的是，见了延河水，他不是喜得跳，而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他觉得眼前这奔流不息的真真实实的水，比他童年从梦中见到的那些变幻莫测的缥缈缈缈的水更清更亮更美更甜，它是世界上最圣洁的水。喝了延河的水，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净化灵魂。他每次来到延河边，都要掬起清冽冽的河水喝几口，然后凝视着微波荡漾的河水沉思遐想，如痴如

醉，流连忘返。从党校分配到山西，又是缺水的地方，延河不时在他梦中流淌。在梦中凝视延河的柔波，品味延河的圣水，对他来说，不啻是一种幸福而又难得的享受。

他从小盼水爱水，做过许许多多关于水的梦，可从未梦过自己会从西北的黄土高原千里迢迢来到江南的洞庭湖区，同洪水打上交道。往昔他为水少犯愁，如今却为水多担忧。过去梦乡中的水，明净温顺，一副柔美的样子，可亲可爱；眼前泛滥着的水，浑浊凶狂，一副狰狞的面孔，可怕可恶。这变易何其突兀！这反差何其强烈！

就在他同洪水打交道的此时此刻，又何曾想到，从此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竟拉开了长达40年的“龙王”生涯的序幕。

是碰巧还是注定？是偶然还是必然？多么不可思议的缘分！

(二)

冥冥之中仿佛有某种感应，当史杰从湘阴县这个局部看到了治理洞庭湖的紧迫性，被那个无法回避的冷酷结论困扰得寝不安枕之际，上级下了调动通知，任命他为长江水利委员会洞庭湖工程处处长。这是在他担任湘阴县长将近一年半之后的1951年秋天。

这纸突如其来的调令，在他心海里激起了波澜。

昔日黄土高原的盼水娃，今天竟被派去当“水官”！在他做过的许许多多关于水的梦中，可没有一个当“水官”的梦。

洞庭湖工程处，顾名思义，是掌管治理洞庭湖工程的专门机构。他不是看到了治理洞庭湖的紧迫性吗，按理说，他会为这次调动感到高兴。但是，这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往往不是简单的推理所能涵盖。

在同洪水打交道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凭着调查和勘测，凭